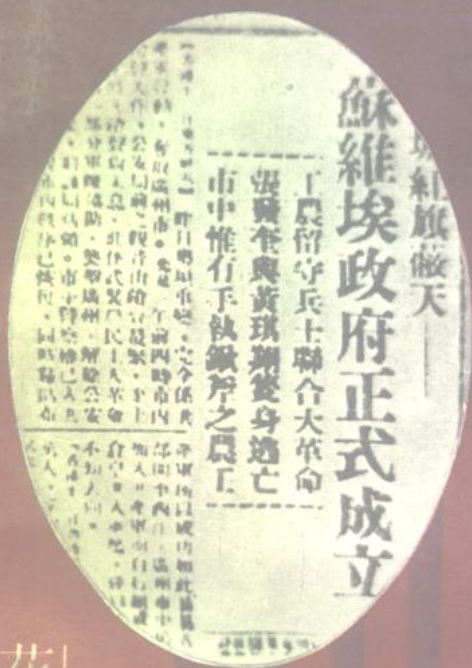


本社編

# 一九二七年廣州起義實錄



花城出版社

#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实录

本社编

花城出版社

1073124

# 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实录

本社编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州七二一五工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375印张 1插页 280,000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 4,750册

书号 10261·766 定价 2.85元

## 出版说明

六十年代初，当时的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同志，组织了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几位编辑，为了抢救珍贵的革命史料，前去登门拜访当时还健在的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的老同志，以及几位协助他们工作过的家属，或请他们亲自提笔撰述，或由他们口述而加以笔录、整理，要求如实地、具体地把他们所参加过的斗争侧面用文字保留下来，不求全而求真。经过一年多的工作，积累了数十万字的材料。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多系文艺工作者，在访问、笔录、整理过程中比较注意形象和细节，遂使这些史料具有一定的可读性。可惜经历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，不少材料散失难寻。幸而省档案馆曾经挑选了一部分油印成册，这才得以保存了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篇章，然而，好些老同志已离我们而去了。

当年参加记录整理工作的有易征、李士非、邝雪林，后来并邀请了曾援、吴江冷同志参加这一工作。

这次出版，我们只作了个别文字错讹的订正，仍旧保持原来的面貌。

## 目 录

谢颂雅	1	醒狮歌
王一知	32	忆太雷
施 展	41	战火中的巡礼
何 潮	77	珠江在咆哮
梁复然	106	忆吴勤
沈葆英	144	同代英在一起的日子
黄 寿	152	血火七十二小时
李 甫	181	碧血黄沙
郭曼果	204	第一次锻炼
陈功武	218	夺城记
李沛群	258	车伕恨
张晋庭	294	广州起义中的“军官教导团”
		〔附〕关于军官教导团的补充材料
甘 来	346	无畏
梁国志	370	日出
李少棠	398	路

# 醒 狮 歌

谢 颂 雅

黎明。在远方的隆隆炮声中，一支南海县的农军从无数个村落冲了出来。这支队伍沿着广三铁路，静悄悄地拔戈而行。他们一个个弹满枪膛，大刀出鞘，一路上只是急行军的沙沙快步，却听不到喧哗。看去不象是农民的武装，倒象一支长年征战、军威逼人的正规雄师。他们在血红的犁头大旗引导下，浩浩荡荡，向着石围塘奔杀而去。在那里，队伍将要和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会师，然后一同渡过珠江，去讨伐旧世界、创造苏维埃。

在广州起义的日子里，这支英勇的农军，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为广州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创建立下过什么汗马功劳，后面将会讲到它。这里不可不先说一段农军成长的往事。

## 第一章 狮 会

—

花开花落，潮涨潮退，多少年来，在南海县这块肥沃的平

原上，串演着不尽的人间惨剧。富人们在广州盖起高楼洋房，他们只是在秋收时节，才从城里跑来，挨户收租。贫苦的农民，一家大小塞在破破烂烂的茅棚里，经受着地主、土劣、更练头以及大天二的重重盘剥。租谷之外，更加禾更谷、基围谷，地堂租外，更有灶头捐、保护费、卖瓦税，连卖儿卖女也要税！我从小小的年纪起，就把这些可怕的名词背得烂熟了。虽然我不懂得它究竟是些什么，可是一听乡亲们说起，心里就要打冷颤。整个大沥乡在地方豪绅的残酷压榨下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：这里是一个坦荡的平原，望不到一座山，农民不能砍柴去卖。这条路走不通了。打鱼吗？这里离珠江远，全区只有几条小涌，水浅可涉，何鱼之有？这条路又是不通。到广州去当咕哩（苦力）呢？更别想。四乡的人都向那里挤去；哪里会给你留下位置？于是大沥的农民便不约而同地铤而走险，抓蛇去卖。

这是把命押出去的一种职业！农民们明知危险，都顾不得了。所以每当“秋风起矣，三蛇肥矣”的季节，不知有多少人的性命丧失在饭铲头①过基峡②的毒齿之下，我家的几个人就是这样死去的。残疾终身的穷人们的血泪和生命，化成了富人们筵席上的“三蛇羹”③和“龙虎会”④。每天晚上，妈妈和爸爸都要流着眼泪自言自语：“命苦啊！”“我们的八字不好啊……”谁也不曾来劝过他们。有谁不是跟他俩一样的命呢？咳！祖祖辈辈，代代相传，真没有一个了结啊！

---

① 即眼镜蛇。

② 即金环蛇。

③ 三种蛇做的汤肴。

④ 用蛇和猫做成的菜肴。

时代毕竟会变的！暮秋，南海大镇乡邮政局新到了一个局长——区阳聘。这高高瘦瘦，五十来岁的老头儿，和前任局长大不相同。有人问他：“喂！你丢掉广州的铺头不管，来这个穷地方干什么呀？”“大天大地，喜欢哪里就到哪里嘛。”这确是一个谜。知道区阳聘的人，都晓得他在广州开了两间茶楼，名叫“味真居”，一间在长堤，一间在普庆寺，专卖牛肉，很有点名气。区阳聘确是个古怪的人物。他对铺头，照管不多，倒是不惜时间去博览群书，也算得是个知书识礼的寒酸秀才。说他“酸”，有诗为证：“君自广州来，应知广州事；宝庆味真居，新张开市未？”这就是区阳聘的手笔。唐人的诗，经他这么一改，弄得面目全非，竟然为他的牛肉生意做起广告来。至于粤曲，更加内行。他有张茶居海报写着：“（叹板）宝庆寺，味真居，精良食品！（转中慢板）有一觞，和一咏，亦足以畅聚幽情。”老头儿不仅会舞文弄墨，并且喜欢翘起两撇胡须唱唱粤讴，开开玩笑，特别一桩：他很欣赏无政府主义，虽然他不是这一派里面的人物。他住在佛山的时候，就曾经在居仁里邀集了一般朋友，组织了一个“大同俱乐部”，标榜“六不”：不蓄婢、不做官、不吃肉、不饮酒、不娶妾侍、不做议员。可是他自己就制规犯规：纳了个妾侍，开起了肉铺。即使这样无聊的行当，也不长久。有一天，军阀龙济光来了一道命令，封闭“大同俱乐部”。理由是他们不要政府。老头儿一怒之下，便靠自己懂得英文，考上了三等邮政局长，来到了大镇走马上任。

区阳聘到任以后，果然同他的前任大不相同。他对于大镇农民的苦楚很是同情。那些来自本地农民的邮工，他是视



同熟友的，完全不同于前任局长任意喝斥，动不动就骂娘。有些邮工家里急需钱用，求他帮忙，他总是笑哈哈地说：“要几多呢？”“拿去用吧。咳，你工钱那么少，不用还了。”有的邮工怕开口借，反而让他给看出了心事。因此邮工们先是怕他，后是疑他，最后大家都很喜欢他了。

这天区阳聘正在跟大家宵夜，听见外面有人喊道：“局长，有人找你！”区阳聘扔下筷子起身说：“谁呀？请进。”跟着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，穿一身灰柳条土布唐装，头发蓬松，步子倒很刚健地走了进来。他的脸方正，颧骨高耸，深嵌着的一对眼睛，明亮、聚神。他走到区阳聘身边，微微一鞠躬，说了一声：“世伯，你老人家好。”区阳聘的性子出名爽朗。人家说一句，他接着说八句。这下看来熟乡晚辈到了，他高兴地说：“啊呀！是复然，长这么高，要是在大街上碰着，我真认不得你了。”

老头儿跟着就给这个来客张罗吃饭。一个说刚吃过；一个说不吃不行。于是两人坐下椅子，便天南地北谈笑起来……

## 二

这个名唤复然的中年人是谁？他来大镇找区阳聘干什么？我把内情先在这里做个小小的交代。

复然姓梁，是一九二四年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的毕业生。那时候，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惠州会馆，由廖仲恺先生当校长。梁复然毕业以后，就一直担任党的农民运动特派员，到四乡活动，专职发动农村贫苦大众起来革命。和他一起毕业的，还有一个陈光武，两人的活动地区都在南海佛山和

广州一带。我记得，梁复然当时很喜欢对大家讲鲍罗廷的故事。鲍罗廷是苏联人，孙中山先生的顾问，当时也在农民讲习所任教，而且讲的课很多。有一次，鲍罗廷对学员们说：

“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领袖。”翻译陈某把这句话转述以后，鲍罗廷紧接着提出一个问题：“但是，他为什么会失败呢？”学员们一时都答不出来，鲍罗廷略停片刻，又问道：

“他是一个很好的、健全的火车头。但是为什么一开出去就坏了呢？”

有的学员说：“是煤不好吧？”

鲍罗廷摇了摇头，慢慢地说：“煤是一等煤呵。照我看，火车开不出去，就坏在那两根轨道。唔——一边，是一根大碌竹；另一边是水泥。”他说到这里，轻松地做了一个手势，自己也忍不住微笑起来。

学员们听了，极有兴趣。可是大家并不知道这番话何所指。台下鸦雀无声，一对对眼睛都好奇地盯着鲍罗廷，过了片刻，鲍罗廷才解释道：

“你们想想看，是不是呢？——孙中山都依靠着一些什么人？一种是军阀、土匪，这些家伙只晓得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抽大烟，吃地皮，用这些人做轨道能行吗？不，不行！所以我说，这根轨道是一根大碌竹，好看不中用，一压就会稀烂的。另一条呢，是国民党右派，象胡汉民、吴稚晖、戴传贤、古应芬这般家伙，都是帝国主义舶来呀！是不是呢？所以，我们要的轨道是：一条是农民，一条是工人。有了这两条轨道，火车头才日行千里。孙中山很不幸，他没有这样的轨道，所以失败了。”

当时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的，除鲍罗廷外，还有廖仲

恺、谭平山、彭泽民等人。大都是讲的革命要依靠工农大众才能成功。特别是发动农民这一点，是讲习的主题，所以梁复然他们这一届毕业的学员大都分赴各地做农民运动特派员，其中派到广三、粤汉、广九沿线的最多。

梁复然带着个铺盖卷走出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径直来到佛山。他家住在这里，熟人很多，活动起来方便。他想：农村我没有亲戚朋友，怎样入手呢？有些茫然。于是他便四出找线索，拉关系，想摸一条路子。那天恰巧工人运动方面的自己人梁敬熙来串门，复然就把自己的苦恼对他讲了。他对梁敬熙说：“唉！你在这里组织工人好办。人熟地熟，打个招呼就可以围拢来百十个人。我呢？连一点头绪还没有咧！真急人啊！”复然早就知道敬熙是个人物，交游广，见识多，而且在佛山办了一份《佛山商报》，举凡城乡各界，他都有门路。梁敬熙革命很坚决，嫉恶如仇，不论你是地头蛇也好，洋奴才也好，他都恨之入骨，但他有一个致命伤——抽鸦片烟上了瘾。杨殷同志曾经对他说：“你不戒烟，就不能介绍你入党。”后来他果然把烟戒掉了，可惜始终没有入党。

“四·一五”，他被反动派逮捕，临刑高呼共产党万岁，壮烈牺牲。

然后，梁敬熙想了一下，就建议复然到大镇去找他的老友区阳聘。他说：“去试试看吧。不过你得小心，九十六乡（即大镇一带）最难入手。那里的反动当权派曾经打过几次胜仗，李文茂、和尚能都给他们打输过，有铁村之称，清政府还表彰过他们，封了个名堂叫大沥四堡局，骄气得很咧，南海的农民运动，只有戳破这四堡局才有办法。复然听了，心里震动了一下。梁敬熙看着他，又说道：“不过你不用怕，

那里农人苦楚大，应该容易发动。沉着用事，会闯出个天下来的，唔，还是去试试看吧。”

于是梁复然便这样成了区阳聘的座上客。

### 三

小屋子里，区阳聘和梁复然一边喝茶，一边说得很入港。复然把凳子挪近区阳聘，苦着脸庞说：“现今世界，农民真凄凉，特别是九区这个地方。”他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，带着恳求的口气说：“唉！世伯，我这次来并非为了别的，只是请老人家救救南海的农民呵！”区阳聘一听，笑容马上收敛起来。他也一声叹道：“唉，农民受的罪是够惨的了。不过，你说我这个老头有什么本事来搭救他们呢？”梁复然很慎重地说道：“世伯，你老人家会有办法的，我们何不把农民邀集起来，跟他们慢慢讲清楚，农民为什么这么苦，让他们一个个都明白，苦命不是菩萨给的，是地主乡绅搜刮民脂民膏弄成的，让他们一个个都起来报仇！到那个时候，大家在一起力量大了，再去拳打脚踢，事情就好办了！”区阳聘听着一声不响。他好象悟出了其中的奥秘似的，过了很久，才点点头说道：“哦！这就等我试试看吧！”随后，两人又闲谈了半天，话题都是梁复然预先想好了的。一说到国共合作，区阳聘感慨特别多，他说：“复然老弟，你是共产党吧？你们同国民党合作，怕十九都不成啊。他们讲扒，①你们不讲扒，不是他们打死你们，就是你们打死他们，做不到一处去的啊！”到后来，区阳聘象心窍顿开，讲了许多话，喝

① 广东话，捞一把。

了两杯酒。他兴冲冲地对梁复然道：“照你说的，把农民邀集过来，这事我倒有把握哩！局里的几个装卸工都是苦力，叫他们去打个招呼，怕没有不来的。再说，我有几个番鬼<sup>①</sup>上司做后台，那帮乡里大人也奈我不得。这事就包在我头上好了！”两人一直这么聊到头遍鸡叫。

当晚梁复然高高兴兴在大镇邮局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又赶回佛山去了。

中午吃过饭以后，区阳聘作古正经地把全体邮工叫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将近过年了，你们都喜欢玩狮子啊？”大家一齐回答说：“喜欢！喜欢！”区阳聘接着便说：“那好，我们邮局今次自己买一堂狮回来，让大家欢欢喜喜，过个热闹年。不过要玩就要玩得似模似样才有意思，我们邮局人少，要组成一个狮会不够人，你们最好还是回去多找几个人来，越多越好，舞起狮来都够威风些。”人们一听，有的鼓起掌来，有的在地上打筋斗，有的说：“这个一定能够。好多人都喜欢舞狮的，一叫，他们就来了。”区阳聘说：“这就好。大家等会儿就去。”他又上楼取了一筒银元下来，对他的外甥、邮工潘启燊说：“这五十元你们拿去佛山买一堂狮，够不够？”潘启燊接过钱说道：“够了，够了。一切都买齐，恐怕还有剩呢。”我便和几个邮工去佛山。这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。

“喂，买个醒些的！”

“狮尾要拣条长长的！”

潘启燊拍拍胸口：“包你们满意。”说着各自散去。

当晚，大镇邮局的门前，响起了震耳的咚咚狮鼓。一只

<sup>①</sup> 广东人对外国人的蔑称。

崭新的醒狮在草坪上的汽灯光下，纵身跳跃。它那两只瞪圆的眼睛，闪起豪光；大嘴一开一合，加上一身斑斓的色彩，在喧天的锣鼓节奏中往返翻舞，简直就象一头刚刚出山的活狮一样。一忽儿就从远远近近围过来一大堆人。光着屁股的小孩活蹦乱跳地跟着狮子尾大叫大嚷；大人们嘻嘻哈哈，指手划脚，快乐得好象什么都忘掉了。鼓越打越响，狮越舞越劲，人越来越多。那些青年的农民心痒痒的，搓搓手就钻了进来，争着一试身手。这头狮子于是便忽高忽低，忽前忽后，不停地跳呀蹦呀！扑呀！直到月落星沉。

看热闹的人逐渐散去，夜阑人静，剩下的只有邮工们和他们动员前来舞狮的一些贫苦青年农民。这时候，潘启桑说了一声：“休息！”那头狮子唰的一声，好象斗倦了似的，躺下不动了。区阳聘趁热打铁，一个箭步冲了出来，站定，开口就说：“弟兄们，从今日起，我们邮局的狮会算是成立了，大家有时间就回来练功，不要在过年出狮丢架。”人们都给这老头儿认真的劲头挑逗起来了。大家都说：“我们晚晚都来，丢不了架的！”

从此，在大镇邮局门前的广场上，每天夜晚都围着一堆堆人影。他们紧紧地挨坐在一起，把区阳聘簇拥在中间……

到了一九二五年头，大镇乡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就这样蓦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。

农会成立以后，党增派了力量，加强了组织领导，继续串连发动。这一来，大镇乡的地主当权派恐慌极了，那怕碍于区阳聘的后台英国老板，他们还是或明或暗地对农会施加压力。区阳聘一察风势，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向梁复

然献计道：“复然，你最好火速到省里去找一些名流出面，支撑一下局面，不然我们这农会迟早会站不稳的。”

但是找谁呢？用一个什么名堂呢？

想来想去，只有请求他们捐款。这一着尚有点子希望。于是梁复然便来到广州，他逢会便赴，四处张罗，终于找到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和谭平山、彭泽民，以及当时正在广州的李富春同志，请他们捐款支持农民协会。有三人各捐了十元，李富春捐了二元，都是大洋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梁复然带上钱，又把捐款签名用的大红签名纸揣在怀里，兴冲冲地回来交给区阳聘。区阳聘接过以后，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宣传，把他那张红纸签名亮了出来：“哼，看吧，谁要找农会的麻烦，请他们先看清楚，这纸上写着的是谁！”这番话传到了地主当权派耳朵里也真灵，他们再也不指桑骂槐，寻衅作怪了。区阳聘眼看这一着已经奏效，便进而发动农民，向地主当权派索回民团的枪枝，说是民团的枪都是农民出钱买的，现在农会成立了，理应归还。这时候，农民协会因为有社会名流的支持，地主们拗不过，果然被迫缴出了几十枝。虽然都是七九、六八式的老枪，但是修修擦擦还能顶用。区阳聘又通过他和洋务方面的关系，陆续购回一批枪械。于是农民武装就在半明半暗的状态下，一天天发展起来了。

## 第二章 江湖客

### 一

话分两头，再说梁复然那日离开区阳聘的邮政局以后，

径直回佛山。他下了车，并不回家，而是匆匆进入了一间理发店。他坐下以后，理发工人梁桂华有点惊讶地说：“你的头发还很短嘛！”梁复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没关系，你只管给我理好了。”

他们两人这一问一答，并不是没有原由的。梁复然的头发的确还很短，看去最多是半个月前剪的，他为什么一来佛山就急于理发？原来他在农民讲习所的时候，谭平山曾经告诉他，佛山的剃头师傅很多，把他们组织起来，会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，办法呢，最好是一边理发，一边跟他们谈话，次数多了，感情就会深了。那晚上，在大镇和区阳聘倾谈之中，也听这位老人的介绍，说佛山有个周侠生，自幼受苦，长大以后，孑然一身，迫得走江湖，跑码头，如今是个武行，本事高超，他和理发工人过往甚密，可以去打听打听。所以梁复然看准了这条路子，一点儿时间也不耽误。这下，两个一边理发，一边攀谈起来。梁复然说：

“听讲你们理发工人个个都懂得点武艺，这话当真么？”

“有这么回事。”

“又说是你们工会请了个教武师傅，叫周侠生？”

“人家跑了几十年江湖哩！”

“唔，是不是你们个个都去学呢？”

“是呀！现今这样的世界，谁不想学回一两手防身呢！除了几个老的，是人都参加学的。”

梁复然听桂华讲得很有趣，他又问道：“听说你的武艺很使得，是不是？”

“嗨，我算得什么呢！未及我们周师傅的万分之一。他要起那套醉八仙拳法，三几十人不要想近他身，内功还要厉害，一



驻马，脚踏住的阶砖就裂成两半；用两只手指捏一捏酸枝台椅，哈，那些硬邦邦的木头就当场凹了进去，留下两个手指痕！”

梁桂华还想数落下去，不料复然听了，身子一动，头一昂，站起来叫了一声：“哐！那么厉害！”差点儿被桂华刮破了脸。他接着坐定下来，又问梁桂华道：“他教头，什么三山五岳的人都认得一些的吧？”梁桂华很正经地说道：“人，他是认得很多的。不过他从不马虎，绝对不肯与那些人同流合污，从来不欺压人的。”梁复然插嘴道：“这倒是个好人。”梁桂华接着说道：“是呵。不过他老人家爱发牢骚，碰着不顺眼的事，总是丢那妈这个鬼世界的骂几句。”梁复然道：“这个世界就是该骂嘛。”梁桂华接着轻轻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，人也没十全十美的。老人家就坏在抽鸦片！”说完头发也剪好了，脸也刮干净了。复然不等桂华拍打掉自己肩上的碎发，就一把拉着桂华道：“陪我走一趟。”桂华问：“去哪里？”梁复然道：“找周师傅。”梁桂华一笑说：“我脱不得身，你自己去好了。”他把手朝前边一指，“过十来间铺头，门口挂着个周馆牌子的，你进去便是。复然便顺着大街快步走去。

## 二

周侠生不在家。他老婆告诉梁复然说他抽大烟去了。梁复然只好从周馆出来，转过几个小巷，来到了烟馆门前。这种地方梁复然从来没有到过，进得门来，一股呛人的怪味扑进鼻子，很不好受。他也管不得这些，径直跨进一个小小的